國朝文錄

惜抱軒文錄引

惜抱軒先生之文渺眾慮而爲言者也蓋生方劉二公之後欲如望溪之正大而不能欲爲海峰之横肆而不敢且非惟不敢也亦實有矯之之意焉蓋海峰之於文肆矣其肆也以其不得志於時姑借文以舒其憤懣如太史公馳騁史記胸中筆下固有不能自止者也惜抱翁以爲此皆張皇於外而未必實有得於中張皇於外者其文可以驚四筵無得於中則不可以適獨坐於是冥搜於内莫可端倪潜躍無常舒卷不測險者鑿之使平直者紆之使曲緊者約之使簡剛者鎔之使柔總期屐齒所經爲人迹之所不到

庶可別豎一幟而不爲方劉二家之所掩也然而取逕太狹雖能深入而未能旁闢雖皆緜邈有神而未盡安詳有度故以矯海峰之失雖有餘而以登望溪之堂則不足何也以望溪文體簡嚴而風裁實大惜抱翁加以幽邈則邊幅狹而體格小矣要之三家皆爲正宗而惜抱軒亦多合作今採錄其文爲二卷以遺世之心知其意而能自得師者上高李祖陶撰

惜抱軒先生文選目錄

卷一

伍子胥論
李斯論
賈生明申商論
左仲郛浮渡詩序
復汪進士輝祖書
送右庶子畢公爲鞏秦階道序
贈孔撝約假歸序

贈錢獻之序

劉海峯先生八十壽序

書制軍六十壽序

張貞女傳

蕭孝子祠堂碑文并序

原任少詹事張君權厝銘并序

夏縣知縣新城魯君墓誌銘并序

寶扇樓後記

記蕭山汪氏兩節婦事

快雨堂記
遊雙谿記

卷二

五嶽說
南園詩存序
程綿莊文集序
復劉明東書
復蔣松如書
答蔗園公書

方恪敏公家傳
光祿大夫東閣大學士王文端公神道碑文并序
吏部左侍郎譚公神道碑文并序
博山知縣武君墓表
廣西巡撫謝公墓誌銘并序
贈文林郎鎭安縣知縣婺源黃君墓誌銘并序
中憲大夫雲南臨安府知府丹徒王君墓誌銘并序
中憲大夫松太兵備道章君墓誌銘并序

惜抱軒先生文選

桐城姚　鼐姬傳著

後學上高李瀜陶欽

族叔榮鵬南

伍子胥論

昔者嘗怪樂毅之於燕伍子胥之於吳皆以受任於先君之時及至嗣子乘之樂毅遂超然遠引而子胥乃戀戀不去終以諫死於吳若是之不同何也蓋古所謂忠臣之行必度其心之所安而後爲非以苟託於名義以自居而遂可也今夫毅之仕燕也所任者軍旅之事耳惠王死而兵權奪毅雖留固無可爲矣當伍子胥困

屈楚鄭之交飄搖江海之間結吳光於草野之際一旦攝吳國而乘之卒以君臣相倚報父讎而成君之名於天下其與吳相得如父子手足員雖烏集起事而其實與世胄同國休戚者等吾意闔廬之死也必以吳託之子胥子胥亦必慨然任而不辭子胥之心方以爲受先君之恩寄社稷之重思盡其輔弼之任雖播棄而不忍自疏而不料夫差之終愎不悛遂泯絕其身而莫之復省也設令子胥於驟諫不用之時即引身去國人亦誰得而議之而樂毅之書至謂子胥不知主之不同量是其行固不免爲天下之所譏而子胥終不肯以彼易此者蓋彼徒以求其心之慊然而無憾者

夫豈以行事求白於眾多之口也哉或曰子胥之諫夫差其時季札與同立於朝而反不以諫死何也蓋自諸樊戴與欲以位傳季子而季子又以賢得民彼夫差者忌而遠之甚矣微子啟帝乙之長子也疑於紂而紂疏之故抱器適周而奉商祀微子季札之不諫知不可諫而以身存宗也伍員之諫恃夙昔之恩而冀君之一悟也而柳宗元乃從而非之以爲非與親屬諫死爲過夫彼謂爲親屬者固宜死也而微子季札之不死又豈非親屬者哉

此節緊

說透子胥心事來并帶出季札微子之用心文亦潔淨

李斯論

蘇子瞻謂李斯以荀卿之學亂天下是不然秦之亂天下之法無（起便提破）待於李斯斯亦未嘗以其學事秦當秦之中葉孝公即位得商鞅任之商鞅教孝公燔詩書明法令設告坐之過而禁遊宦之民因（此段實實有出）秦國地形便利用其法富強數世兼幷諸侯迄至始皇始皇之時一用商鞅成法而已雖李斯助之言其便利益成秦亂然使李斯不言其便始皇固自爲之而不厭何也秦之甘於刻薄而便於嚴法久矣其後世所習以爲善者也斯逆探始皇二世之心非是不（小人伎倆只此二字）足以中侈君而張吾之說是以盡舍其師荀卿之學而爲商鞅之

學掃去三代先王仁政而一切取自恣肆以爲治焚詩書禁學士滅三代法而尚狩貴斯非行其學也趨時而已設所遭值非始皇（翻轉習勢）二世斯之術將不出於此非爲仁也亦以趨時而已君子之仕也進不隱賢小人之仕也（此段統論一切與不私諸李斯）繼論所學識非也即有學識甚微見其君國行取悖謬無義疾首蹙頞於私家之居而矜夸導譽於朝廷之上知其不義而勸爲之者謂天下將諒我之無可奈何於吾君而不吾罪也知其將喪國家而爲之者謂當吾身容可以免也且夫（李斯皆智閒）小人雖明知世之將亂而終不以易目前之富貴而以富貴之謀（此段不可不之辨）貽天下之亂固有終身安享榮樂禍遺後人而彼宴然無與者矣

嗟乎秦末亡而斯先被五刑夷三族也其天之誅惡人亦有時而
信也邪易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其能視且履者幸也
而卒於凶者蓋其自取邪且夫人有為善而受教於人者矣未聞（善此又出明眞換之意）
為惡而必受教於人者也荀卿述先王而頌言儒效雖間有得失
而大體得治世之要而蘇氏以李斯之害天下罪及於卿不亦遠
乎行其學而害秦者商鞅也舍其學而害秦者李斯也商君禁游
宦而李斯諫逐客其始之不同術也而卒出於同者豈其本志哉
宋之世王介甫以平生所學建熙寧新法其後章惇曾布張商英
蔡京之倫曷嘗學介甫之學邪而以介甫之政促亡宋與李斯事

頗相類夫世言法術之學足亡人國固也吾謂人臣善探其君之隱一以委曲變化從世好者其爲人尤可畏哉尤可畏哉

只趨時二字斷定李斯亦斷定古今小人吾觀魏徵不過太宗未必其能直諫李林甫不過明皇亦未必其盡阿諛古今來不負所學者陸敬輿而已文則騰天潛淵曲盡其勝

賈生明申商論

太史公曰賈生鼂錯明申商公孫宏用儒術顯世多疑之果若是則公孫宏賢於賈生耶宋儒者以爲生上書謂體貌之所非斤則斧以此待諸侯爲申韓之意吾謂不然生欲立法制以約諸侯王使受地有定不致入於罪而抗刭之所以爲安全也斤斧以取譬耳豈刑戮謂哉此不足爲生病然遂謂太史公爲誣賈生則亦非也夫戰國以來百家並興雖或純或駮或偏且謬悖推本之彼亦各原於聖人之一端未嘗不可相爲用也顧用之何如耳冬必裘而夏必絺者時也齊甘苦酸辛而御之者和也以諸格作正評諸葛武侯當先主

之時寬法孝直救李邈張裔其用意一出於慈仁乃以申韓之書教後主知其所不能也且賈生諸葛皆所謂天下之才識時務之要者矣申商明君臣之分術名實使吏奉法令而度數可循守雖聖人作豈能廢其說哉然使逃此於景武之時則與處烈風而進嬰者何以異良醫不能使鍾乳烏頭之無毒而使其毒不為患也惟文帝仁厚而所不足者在於法制故賈生勸之立君臣等上下法制定則天下安此皆申商之長也申商之短在於刻薄賈生之（入斷了之論）知足以知文帝必不如申商之刻特患不能用其長耳景帝之天資固薄矣提殺吳太子於嬉戲既張釋之而誅周亞夫其資如此

以證辨作反剔

而體錯又以申商進之何怪有異趣之難。賢者視其君之資而矯

正之不肯者則順其欲順其欲則言雖正而實與邪妄者等耳賈

又辨出一等

生當文帝而明申商汲長孺爲武帝言黃老彼皆救世主之弊和

而不同豈如公孫宏匡衡之流雖號爲儒者誦說之辭洋洋盈耳

又引出二證

而適以文其姦說者邪周公之告成王曰詰爾戎兵方行天下召

公芮伯之告康王曰張皇六師若以此言施之好武之主其害豈

不更重於申商哉惟於成康之時則無以復易矣吾嘗謂觀人之

忽以論著述之文心匠測

眞僞與書之眞僞其道一而已推所謂古文尚書者何其言之漫

然泛博也彼以爲使人詰其背戾可指摘者必以爲聖賢之言如

是其當於理也而不知言之不切者皆不當於理者也

知此尚論古人才足使古人心服孟子所以云必論其世也中間襯出諸葛武侯與汲長孺錯綜賓主離合盡致

○○○左仲郛浮渡詩序

江水既合彭蠡過九江而下○折而少北益漫衍浩汗而其西自潛春合肥以傳淮陰地皆平原曠野與江淮極望無有瑰偉幽邃之奇觀○獨吾郡潛霍司空龍眠浮渡各以其勝名於三楚而浮渡瀕江倚原登陟者無險峻之阻而幽深奧曲覽之不窮是以四方來而往遊者視他山爲尤衆常隱然與人之心相通必有放志形骸

遊山者須得此意才稱善遊

之外冥合於萬物者乃能得其意焉今以浮渡之近人而天下往遊者之衆則未知旦暮而歷者凡皆得其意而相遇於肩睫閒耶抑令其意抑遏幽隱榛莽土石之閒寂歷空濛更數千百年直寄

焉以有待而後發耶余嘗疑焉以質之仲郛仲郛曰吾固將往遊焉他日當與君俱余曰諾及今年春仲郛爲人所招邀而往不及余道其歸出詩一編余取觀之則凡山之奇勢異態水石摩蕩煙雲林谷之相變滅悉見於其詩使余恍惚若有所遇也蓋仲郛所云得山水之意者非耶昔余嘗與仲郛以事同舟中夜乘流出淵

本題云云　以下遊然天外

須下北江過媯兹積虛浮素與水鬱洲中流有微風撃於波上其聲浪浪礒碕澌澌大魚皆驚然而躍諸客皆歌呼舉酒更醉余乃

如然圖[illegible]升心胸淵朗者子能騷原

與[illegible]翠文定然有[illegible]說一筆要拊此立

慨然曰他日從容無事當裹糧出遊北渡河東上太山觀乎滄海之外循塞上而西歷恒山太行太岳嵩華而臨終南以弔漢唐之

故墟然後登峨嵋攬西極浮江而下出三峽濟乎洞庭窺乎廬霍循東海而歸吾志畢矣客有戲余者曰君居里中一出戶輒有難色安得盡天下之奇乎余笑而不應今浮渡距余家不百里而余未嘗一往誠有如客所譏者嗟乎一旦而獲攬宇宙之大快平生之志以間執言者之口舍仲彝吾誰共此哉

前幅寫山水之遊貴得其意後幅軒然波起鬱爲大觀然皆從淡靜中推托而出與世俗叫囂爲豪者迥殊此先生文之所以可貴也

復汪進士輝祖書

六月某日森頓首汪君足下森性魯知闇不識人情嚮背之變時務進退之宜與物乖忤坐守窮約獨仰慕古人之誼而竊好其文辭夫古人之文豈第文焉而已明道義維風俗以詔世者君子之志而辭足以盡其志者君子之文也達其辭則道以明昧於文則志以晦森之求此數十年矣睹於目誦於口而書於手數其離合而量劑其輕重多寡朝爲而夕復捐嗜捨欲雖蒙流俗訕笑而不恥者以爲古人之志遠矣苟吾得之若坐階席而接其音貌安得不樂而願日與爲徒也足下去森居千五百里非有相知之素投

此與樂事勤代郭言

書致辭甚恭惓惓焉欲得其言以紀太夫人高節卓行足下何所聞而爲是哉海內文士爲達官貴人甚衆執筆爲太夫人紀述者亦甚衆足下旣求得之今又以命僕將足下不遺一士而以彙備其目乎抑遂以太夫人不朽之名責之僕耶且古人之文今人讀之或不識以今人之道度古人古人文之傳特其幸耳然則雖有如古人之文其能不朽與不未可知也況彙之不足比古人耶雖然推足下爲母之心姑爲文以備衆士之列者僕所不辭也足下書來久矣有犬馬之疾今始閒輒作一記首寄請觀之久未報惟諒宥不宣

一往清微傲兀之態可掬

送右庶子畢公爲鞏秦階道序

陝甘古雍州於九州最大其西北兩邊緣河隴之外地比接乎戎夷今

皇帝卽位方內乂寧乃以師定準噶爾禽大小和卓木取烏什中

國師行之道務餉之運前後數年皆出於陝甘　上軫念陝甘之民爲數免其供賦焉大功既成闢地廓遠駐師以爲守屯田以爲食有不足用轉移以資給之是以陝甘設新疆經費之局夫吏臨所治安俶俗頒政教而已而陝甘之吏籌畫顧及萬里之外然則

國家選人西北較重三方亦其宜也三十二年冬　命右庶子

畢公為華泰階道公材高而容衆資厚而善文庶子之職自明以為相階今一旦出為外吏士大夫不以為憾而以為慶知西北重地而　上嚮賴公之意甚殷故也（潛揮斷。總轉摘赤。堆）隴洮甬轉包氏故居帶挾羌渾種性雜殊夫兼植異類而內民不敢樂業者所以稱上仁安疆場也公其建德於茲而後入為輔相天下乃謂　上之進公非不試而用者已

詞少意多可謂中閎深而外肅括。他人為簡嚴之文必有老重痕迹惟先生則一出以清輕所謂君身有仙骨

贈孔撝約假歸序

自周衰至今垂二千年古帝王之後覆墜泯絕者不可勝數獨孔子後嗣歷代有封爵進而益崇若聖人常在世者然士大夫過曲阜孔氏無論新故必加敬愛如恐弗及豈孔子子孫人人賢哉尊慕者深則推及其遺體也遠吾因是知古封建世及之法當乎人心由之足以維繫後世畔散乖異之羣而使之不忍去其道亦猶是也

國家重德而尊師加禮聖裔與逾前代遠甚惟禮部會試黏名拔之孔氏試者雜於儔人之中欲加意而莫由於是有閒歲十年無孔氏舉進士則天下歎然前年春恩科會試前衍聖公孫

孔君攜約與其從叔父名繼涌皆得舉攜約又選入翰林天下不以爲孔氏榮而以爲　朝廷慶雖余固亦樂之也人情好惡殊異選舉雖至公未必人皆謂善若天下樂之因爲國獲得人之譽其於選舉之道不尤盡乎然吾聞士之自待與人之所以待己者不同攜約年僅二十而有高才廣學而遠志斷爲古人而不溺於富貴然則其必不以人之所以樂之者自樂也傳曰莫知其苗之碩何也誠愛之深也余誠無狀然愛攜約之深殆未有若余者夫器

（此言可作箴銘）

莫大於不矜學莫善於自下害莫深乎傲物福莫盛乎與天下爲親言忠信行篤敬本也博聞明辨末也今夫豫章松柏託乎平地

枝柯上干青雲依於危磯岸崩則根拔而絕土附之不足也以天下愛敬孔氏而加以撝約之賢未嘗不益重也慎其所以自附者而已今年春撝約以親疾假歸省焉其行也官於朝者皆眷然不欲離余乃別為之說以贈乾隆三十八年二月桐城姚鼐序

起處曠然遠想結處亦復警切

贈錢獻之序

孔子没而大道微漢儒承秦滅學之後始立專門各抱一經師弟傳受儕偶怨怒妒娼不相通曉其於聖人之道猶築牆垣而塞門巷也久之通儒漸出貫穿羣經左右證明擇其長說及其敝也雜(排偶成)之以讖緯亂之以怪僻猥碎世又譏之魏晉之閒空虛之談興以清言爲高以章句爲塵垢放誕頹壞迄亡天下然世猶或愛其說辭不忍廢也自是南北乖分學術異尙五百餘年唐一天下兼採南北之長定爲義疏明示統貫而所取或是或非未有折衷宋之時眞儒乃得聖人之旨羣經略有定說元明守之著爲功令當明

佚君接踵亂政屢作士大夫維持綱紀明守節義使明久而後亡其宋儒論學之效哉且夫天地之運久則必變是故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學者之變也有大儒操其本而齊其弊則所尚也賢於其故否則不及其故自漢以來皆然已明末至今日學者頗厭功令所載爲習聞又惡陋儒不考古而蔽於近於是專求古人名物制度訓詁書數以博爲量以闚隙攻難爲功其甚者欲盡舍程朱而宗漢之士枝之獵而去其根細之蒐而遺其鉅夫寧非蔽與嘉（三語括盡）定錢君獻之强識而精思爲今士之魁傑余嘗以余意告之而不（習俗移人賢者不免必獨立之彥鄉之鄉庶幾）吾斥也雖然是猶居京師廲滑之閒也錢君將歸江南而適嶺表

有[illegible]

行數千里旁無朋友獨見高山大川喬木間鳥獸之異鳴四顧天地之內寥乎茫乎於以俯思古聖人垂訓教世先其大者之意其於余論將益有合也哉

大意箴砭時俗考据之弊非先生不闡此言近漸有人推闡之雲陰將解駁矣

劉海峯先生八十壽序

曩者鼐在京師歙程吏部歷城周編修語曰爲文章者有所法而後能有所變而後大維盛清治化熙隆邁逾前古千百獨士能爲古文者未廣昔有方侍郎今有劉先生天下文章其出於桐城乎鼐曰夫舒黃之閒天下奇山水也鬱千餘年一方無數十人名於史傳者獨浮屠之儁雄自梁陳以來不出二三百里肩背交而聲相應和也其徒徧天下奉之爲宗豈山川奇傑之氣有蘊而屬之邪夫釋氏衰歇則儒士興今殆其時矣既應二君其後嘗爲鄉人道焉鼐又聞諸長者曰

康熙閒方侍郎名聞海外劉先生一日以布衣走京師上其文侍郎侍郎告人曰如方某何足算耶邑子劉生乃國士爾聞者始駭不信久乃漸知先生今侍郎沒而先生之文果益貴然先生窮居江上無侍郎之名位交遊不足掖起世之英少獨閉戶伏首几案（天下之大如）年八十矣聰明猶強著述不輟有衛武懿詩之志斯世之異人也（此言留不老人時暇飛見之于文而可歎耳）已雅之幼也嘗侍先生奇其狀貌言笑退輒仿效以為戲及長受經學於伯父編修君學文於先生遊宦三十年而歸伯父前卒不得復見往日父執往來者皆盡而猶得數見先生於樅楊先生亦喜其來足疾未平扶曳出與論文每窮半夜今五月望邑人以先

生生日爲之詩。雖適在揚州。思念先生。書是以寄先生。又使鄉之後進者聞而勸也。

直起直接氣格極老。天下文章出於桐城其言良是然格各不同方侍郎之文峻劉先生之文宕而作者之文深雖各有變而皆未能極之於大

書制軍六十壽序

大司馬制府書公緩庭先生。自其先相國藩屏江南之時。從於官署。趨庭之暇。以偉材明識佐成善治。而因習知江南之民俗。其後以忠孝入侍　禁垣。以勲績外著徼塞。而　天子知其才德之閎。尤熟於江南之治。　命撫安徽。擢督三省。皆嗣相國之故迹。公整身秉義。以率列城之吏。殫心悉謀。以圖數千里之政。法令不苛。而治績日茂。為時益久。民心益仰戴親樂之。至於今歲。公俯臨江南者十年。而維秋八月。降崧之辰。亦六十矣。昔周公召公分主東西陜。始自文王之時。及於成王。則君陳繼周公

爲尹而召公受任逮於康王年幾百歲周召之治皆前後數十年此周治所以盛也今

聖人臨馭寺內修文武成康創守之道亦且兼有其前後累治之（此起筆高極入亦歲見到然非數百千首不能明此見前以數行而出地勢縱橫逆所以爲妙）年矣而督治三江者自中原而包有吳越猶周召分陝之職公實以父子相繼居之譬若周公君陳焉至其兆微日强任劇煩而不倦精神方富皆文壽考必且同於召公然則以一人之身將兼有周召之美若是者豈獨公一身之庥嘉哉夫亦我 國家之盛事也然公持清介之節操儉素之風識孤之長方親諸河淮以防秋水之至誠厲吏無敢爲廢祝之禮至於閭巷之閑歎美者盈途頌

禱者在堂。而固不敢以陳於左右也。竊聞之豳風。古豳民頌其國侯。有躋公堂稱兕觥而祝無疆之壽者。今公世治江南。固猶古諸侯之嗣職。而凡厥吏民各懷躋堂稱觥之思久矣。特公謙懷儉德。不使其下得爲耳。然其意不可不著也。竊江南庶民之一。實與億兆同心。又欲附古詩人之意。謹述而爲之序云。

比附清切雍容揄揚可謂文章爾雅訓詞深厚

張貞女傳

昔歸熙甫作貞女論謂女在父母家不應以身屬人所許嫁者亡而爲終守不合於義吾謂熙甫是言過矣今律與人約婚而中背者有刑而晉王褒以其婿葬父洛陽郎以其女別嫁以今律論褒爲甚不誼以褒之賢衡今之法則制刑非矣然而皆不然者古今事殊也且伊尹五就桀柳下惠不羞汙君而伯夷非其君不事季歷文武興周室而泰伯逃隱夷齊叩馬而諫士各行其志所安耳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吾近覽鄉曲之事高貞女之節悲傷其志以謂靡病於古誼焉張貞女者父曰張裕昌其五世祖爲明末山

東左布政使秉文殉難於濟南者也貞女許嫁之夫曰葉孝思孝思父母皆老病將死獨有孝思一子又病瘵甚篤欲迎張氏侍其父母疾張氏親戚皆難之貞女曰旣以身許人柰何聞其危篤安坐以待其死乎即布衣乘與入葉氏視其公姑及夫疾晝夜不怠一年而舅姑及孝思皆死僅有屋三閒張氏迎父弟共處以屋居父而已所處幾於不蔽風雨時爲父浣炊爲弟縫紉晝夜督女工以爲生及父死而治其喪立族子友賢爲子聘姪張氏爲婦得孫曰傳與一年而友賢又死其婦亦能效其姑立節概焉貞女自十九歲守節至今五十四而葉孝思之族祖曰蔭寰聘妻胡氏蔭寰

失愛於繼母悲憤以死胡氏農家女也聞而誓必爲夫守父母不能奪即送至持喪其夫伯母楊氏亦寡婦憐胡氏與同寢處其姑久亦愛焉胡氏今年四十餘守節三十年矣其居皆在縣城內之西又有周氏者居縣城東百四十里許配洪山章彌六年十五而彌六死請於父母來夫家服喪遂不返其夫家爲立嗣撫之至有元孫年九十三矣嵗冬没乾隆五十五年也鄉俗焚葦輿以送終章氏數千人見其焚煙上徹聚爲白鶴久乃滅云而桐城城內又有馬鳴玉聘婦方氏鳴玉死方氏居父母家極窮困然守而不嫁至老先周氏二年死始馬氏諸子疑方氏初未即至夫家不敢

迎入門至其老將死乃服其節請於官而旌之嗟乎行必久而後信女子固然非耄期不亂者曷以爲士乎哉

此用史家類叙法其聯絡映帶皆極自然

蕭孝子祠堂碑文 并序

蕭孝子諱曰曠江都人其母蔡氏病且殆孝子刲脇割肝使婦虞氏和藥進母母愈而孝子死世之學者言不敢以親遺體行危殆爲孝是固然也抑紂之時微子去之比干死而箕子奴而皆爲仁武王伐暴救民伯夷恥食周粟而皆爲聖君子行豈必同乎今夫小人之爲不善非不聞有禮諳廉隅之介也出於情所不自勝則潰藩籬蕩防檢而不顧夫君子之爲善亦若小人之爲不善也（妙論）發於至善而不可抑過豈尋常義理辭說之所能易哉故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按上附傳虞氏）孝子既喪虞氏謂母初愈不當使聞悲慟乃匿語姑

曰、日曠商出耳殯孝子他室奠則麻衰絰而哭孝子入則常服而奉進食藥孝養十餘年姑死虞氏守節以終虞氏誠賢婦然亦孝子行足感動之以成其德士忠欲行道不能必於妻子者觀於虞氏可自反矣孝子事在康熙時、墓在梅花嶺東、邑人祠之於墓側、鹽運使遂東使君至、修整祠宇桐城姚鼐爲銘之曰、

親吟於牀子憂弗寧親儼然死子欲無生親蹶然起而坼子形猶全九鼎碎彼缶甖何究何思一決於誠志存身滅夫豈殉名德蓑恩溥以愍爲貞千世萬世徠讀此銘

辨論與張貞女傳同而插在中間格致尤妙

原任少詹事張君權厝銘 并序

君諱曾敞、字塏似、桐城張太傅文端公之曾孫、禮部侍郎諱廷璐之孫、翰林院侍講諱若需之子、年二十一中乾隆十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檢討、自文端至君、為翰林四世矣。是時君家太保文和公解為相歸、而侍講及群從在朝為翰林者四人、君年最少、（此句作嚼）材器通美、究識古今事宜、國家典故、而持己清峻、人謂君且繼其家兩相國後也。君為檢討十餘年、值 御試翰林、名列第五、進侍讀、充日講起居注官、四遷至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又值試翰林、列第三、當進官、 詔特褒君、而未及遷、自有記注官、君家世

職之及君尤講正體例嘗獨任一館之事諸城劉文正公爲掌院每嘆異君君疾士大夫骫骳隨俗節概不立欲以身正之見於辭色眾頗憚焉君三爲順天鄉試同考官有公廉名逮己丑科會試復同考時武進劉文正公爲考官知君可信君所薦卷中者較他房多且再倍君又以嶢然獨立稍自喜也（病根在立稍字）於是榜發磨勘有摘君以所薦舉人梁泉卷疵累數十當斥革吏遂傅君法革職提問會考驗無纖毫私狀而梁泉固鄉舉第一　詔卒復梁泉舉人君雖釋罪而竟廢矣（此句領總……躍乎如以嘆息）於是惜君者莫不咎當世議君之重而謂兩劉相國宿知君賢而不能爲一言於　上而顧使疾君者得其快嗟乎

君進非人所得援其退非人所得沮天則使君仕不究其才而志不信於世也而何咎邪其後君以 萬壽加恩復五品頂帶歸主晉陽江漢大梁書院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卒於大梁年四十七始娶姑女姚氏生一女再娶定興鹿氏生子元艮側室生子元襲元豥其亡也長子才十二歲君少而孝友持喪以禮於族姻朋友事雖難成者任之必盡其勞謀之必竭其慮雖疏遠以急投之必應乙亥之歲江南饑君居待講憂在里倡捐米出賑平糶晝夜營之以活一縣之眾又以糶餘錢積穀以待歲祲今吾鄉所謂永惠倉也爲文工爲應制之體尤好古人文章託意深邈而不比於時者

仕方顯而爲詩示余多憤慨深鬱之詞蓋其所志遠矣君與余家世姻少相知又嘗重余文君喪之歸也余既以辭祭而哀之乃復爲其權厝室銘曰

綺組會者絲也而孰爲之機耶鳴者匏簧邪而孰驗以揚邪物或以冬榮或盛夏而先零孰主張是而爲之虧成以盛族有君志則抗而節弗汚既駕而驚而躓於中路茫乎吾奚知其故維祀其人而如可以呼

寫狀及嘆息處皆妙所謂深邈者非耶

夏縣知縣新城魯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九皋字某非建昌府新城魯氏也大父諱宁康熙庚午科舉人爲內閣中書考諱淮歲貢生爲廬陵縣學訓導君爲人敦行誼謹於規矩而工爲文人觀其言動恭飭有禮而知其學之邃讀其文冲夷和易而有體亦必知其爲君子也嘗踰嶺至建寧謁朱梅崖而受其爲古文之法於四方學者苟有聞君必虛心就而求益雖以鼐之陋君嘗渡江至懷寧見鼐而有問焉君古文雖本梅崖與梅崖不同梅崖詰屈得韓之倔強君和平有儀度得曾之神而自傳以己之所得持論尤中正里居授其學於弟子及鄉之俊才又授於其甥陳用光且使用光見鼐盖新城數年中古文之學

日盛矣其源自君也其爲科舉之文不徇俗好自以古文法推而用之或以爲不利場屋君曰得失命也君竟以乾隆庚寅科得鄉舉乙卯　恩科成進士歸居十餘年奉養祖母及父因益力爲學

此處隱括多少事情在內

而因事設方以利其宗族閭里雖貧而必致其財雖勞而必致其力遂終養乃出就官是時飛閒篤書諫君謂今時縣令難爲而君儒者還其長而用之殆不可然君竟認選得山西夏縣縣當驛道又時值後藏用兵使驛往來日不絕縣舊分二十餘里里以次出錢供役謂之里差吏因爲利民致大困君自持既廉又減其役之得已者而重禁侵蠹民大便之而樂爲役君顧嘆曰吾不能盡革

去里差是吾恨也其見民煦煦然告以義理所當從及夫不作長官威厲之狀民亦欣然聽其敎於是縣號爲治上吏亦絕重君矣顧聞乃自咎前者知君之淺固不能盡君才也然君亦以積勞致疾在縣凡兩期以乾隆五十九年三月卒於官年六十三娶楊孺人生四子肇熊肇光嗣光廸光四女子又庶出之子五皆少一女肇光拔貢生君以後母弟某嗣光壬子科舉人君以後從父弟某皆能嗣君古文學者而肇光先殞君文曰山木集已刻者若干卷某年月日葬君某所嗣光及君甥用光皆以書來乞銘銘曰孰謂儒者不可以理繁庶孰謂學古不可爲今世語美哉魯君其

行企矩其文蹈雅率寔其德在夏而士興其庭宇其生也有令譽其亡也有傳緒其葬也於是野

稱情而談不差毫黍魯君之學之文之行之政具於是矣銘中四語實爲該括。山木先生文醇雅吾已錄爲一家以第見其外集四卷而續刻未及寓目故暫緩付刻以俟續編

寶扇樓後記

朱子頴家有

聖祖仁皇帝之賜扇作寶扇之樓既焉王禹卿爲之記成以其辭視余余讀而歎曰昔漢武旣招英俊左右近臣若主父嚴朱皆出爲守相獨東方朔以不得任用至於上書自訟才士之亟於自效（別有見地）若此哉若以人臣愛君之心言之則日侍帷幄者之志固已得矣況乎出臨一方有吏事之責人情乖迕有詘伸應接之難曷若一意以親媚於主上者之爲善哉都統公以筆墨文字遭逢

聖祖知遇內侍最久其後乃出入宣力躋於二品今子頴之任用

署同於都統公而且滋重矣而回思昔日都統依　天日之輝光侍　清宴之閒暇　聖翰雲章璀璨懷袖藹有邈然不可及之慕況於禹卿辭玉堂之廬而飄搖江海者乎余於是書爲後記子穎既外任家雖作是樓而未得以登異日倘召居闕廷近職以休沐之餘俯仰斯樓循玩吾言感念　國恩之無窮將有潸然不知泣涕之隕落者已乾隆四十四年七月姚鼐書

此文寄托高遠并已亦在其中而妙於言外不露

記蕭山汪氏兩節婦事

蕭山汪君輝祖之母曰王孺人其生母曰徐孺人汪君考為洪縣尉洪縣君沒兩孺人皆少遺孤十一歲而上有七十之姑門無族戚之助或謀殺其孤而奪其貲忌兩孺人曰欺陵困辱兩孺人不為動卒奉姑保育孤子教之成立登第為聞人是時有司既疏兩孺人之節而旌其門矣汪君固悲傷兩母少所處危苦徧走士大夫求為文章褒揚其行義所致凡數百篇又自越以書遺余請記其事汪君志亦勤矣夫兩孺人之名著海內者以其子之成立也設幼孤不幸或殤或長而不才則兩孺人泯沒無聞矣方其窮阨

困難伏首相對閨闥之中豈能知予之才而待之雖予成立不可必而終不忍負吾志此兩婦人所以賢也賢者固不求名而名至

勁鍊

此語成傷無限　又想縱將面面俱高

然世竟無稱者亦有之且女子倘能堅其持操卓然自立而顧謂天下之士無獨立不懼守死服義其人者乎其泯沒無聞焉則已

非此揣到此是遐然于外

矣夫士貌衆名卒何加於其身豪末哉

末一段紆餘卓犖興寄無端尺幅中有蛟龍盤攫之勢

快雨堂記

心則通矣入於手則窒乎則合矣反於神則離無所取於其前無

寓得於

所識於其後達之於不可迹無度而有度天機闔闢而吾不知其故

以敘乎其探作詩文論亦如是

禹卿之論書如是吾聞而善之禹卿之言又曰書之藝自東晉王

羲之至今且千餘載其中可數者或數十年一人或數百年一人

不可能處

此即中病不

自明董尚書其昌死今無人為非無為書者也勤於力者不能知

可能者

精於知者不能至也禹卿作堂於所居之北將為之名一日得尚

凡以敘成名者未有不作

書書快雨堂舊榜喜甚乃懸之堂內而遺得喪忘寒暑窮晝夜為

死于正中者過

書自娛於其閒或譽之或笑之禹卿不屑也今夫鳥獸而食成羣

而飛無所於勦其天與之邪（雖天與之亦必俟乎其時讀孔子志學章可見）雖然俟其時而後化今禹卿之於書其書殆已至乎其尚有俟乎（許子勿忘勿助功夫亦如是）吾不知也為之記以待世有識者論定焉

其論入微其文格最古

遊雙谿記

乾隆四十年七月丁巳、余邀左世琅一青、張若兆應宿、同入北山、觀乎雙谿、一青之弟仲孚與邀、而疾作不果來、一青又先返、余與應宿宿張太傅文端公墓舍、大雨谿漲、留之累日、蓋龍谿水西北來、將入兩崖之口、又受椒園之水、故其會曰雙谿、松陂內繞碧巖外交、勢若重環、處於環中、以四望煙雨之所合散、樹石之所擁露、其狀萬變、夜共一鐙、凴几默聽衆響、皆入人意、蕭然當文端遭遇

十二字令人想味無極其所得者多矣

仁皇帝登為輔相、一旦退老、御書雙谿以賜歸懸之於此楣、優遊自適於此者數年、乃覽天下謂之盛事、而余以不肖不堪世

用亟去蚤匿於巖壑從故人於風雨之夕遣思文端之風遂不可及而又未知余今者之所自得與昔文端之所娛樂於山水閒者不相假借其尚有同乎耶其無有同乎耶

讀衆響皆人人意蕭然入学可以想見先生之人先生之文

惜抱軒先生文選

桐城姚　鼐姬傳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鈇之評點

族弟祖翰憲之校刊

五嶽說

或問五嶽所居，前儒異說，惡所定？諸曰：是不可定也。昔舜攝天子，一歲中周歷四方。書舜言東巡之為岱宗而已，南西北曷嘗言其（妙在以此為發）嶽之為某山哉？（案）夫嶽者，以會諸侯，使望走其下者也。天子歲所至方，適有嘗覲於其地者，其地左右遠近不可必，則必擇其地近之嶽而朝焉，可先時使命以告其方之侯，而不可為一成不易會

侯之嶽可爲會侯不易之嶽惟東方限於海其地不甚曠遠者也故書言之不得不異其辭爾蓋昔黄帝常合符釜山釜山爲北嶽而非必恒山也及禹合諸侯於塗山塗山近霍則霍山爲南嶽矣禹又合諸侯會稽則會稽亦南嶽是故南西北會諸侯之嶽無一定之山此禹以前之制然也自禹以後天子不能行一歲周行四（此句以辭揣得之）方之禮惟於岱宗尚有巡至之事則徧召四方諸侯於一嶽之下以至周所云眾類曰同者蓋在岱宗爲多云若夫南西北之嶽既不爲巡狩所至其山徒爲望祭所秩秩望可以有定名故四嶽有定名不知何時始然必三代之君不能行一歲周巡之時之制非

唐虞之制矣夫古帝所巡狩昔嘗命是山爲嶽矣則後王皆可取之爲嶽嶽有定名而前後王所定又異焉故爾疋釋山既載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河西嶽河南華矣又載泰山爲東嶽霍山爲南嶽華山爲西嶽恒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儒者相傳異說蓋皆古王者制也而不能質言其更易之時故鄭康成以爾雅後說釋大宗伯之五嶽以爾雅前說釋大司樂之五嶽誠亦不知二者於周禮孰是非也若夫虞書第言四方之嶽而何休注公羊引書於如西禮下有還至嵩如初禮六字太史公封禪書記舜四巡後亦有中嶽者嵩高也之文似所見尚書同於何氏且夫國主山川天子

之都宜有嶽焉。唐虞皆在河東。河東惟霍太山近帝都。殆帝都之嶽也。故霍太山古有嶽之名。至潁川南陽夏人之居湯居亳皆在中土則太室爲王都之嶽無疑矣。然亦不知當世果有中嶽之名否也。稱嵩高爲中嶽或虞夏已有是名歟。或始於周歟。夫考論五嶽爲定說。作爾雅者不能明。而後人欲明之。非所見之過也歟。懸揣古今十得七八是之謂通人。先生經說以精心悟實典博而確深而適私以爲在古文之上讀此文可見一斑

南園詩存序

昆明錢侍御灃既歿子幼詩集散亡長白法祭酒式善趙州師令君範爲蒐輯僅得百餘首錄之成二卷侍御嘗自號南園故名之曰南園詩存當乾隆之末和珅秉政自張威福朝士有恥遊其門下以希進用者已可貴矣若夫立論侃然訟言其失於奏章者錢侍御一人而已今上既收政柄除慝掃姦屢進疇昔不爲利誘之士而侍御獨不幸前歿不與褒錄豈不哀哉君始以御史奏山東巡撫國泰穢亂

高宗命和珅偕君往治之君在道衣敝和珅持衣請君易君卒辭

和珅知不可私干故治獄無敢傾陂得伸國法其後君擢至通政副使督學湖南時和已大貴媒蘖其短不得乃以湖北鹽政有失鐫君級君旋遭艱歸服終補部曹

高宗知君直更擢為御史使直軍機處君奏和珅及軍機大臣常不在直之咎有詔飭責謂君言當和珅益嗛君而

高宗知君賢不可譖則凡軍機勞苦事多以委君君家貧衣裘薄夜入暮出積勞感疾以殞

天子仁明綱紀猶在大臣雖有所惡不能逐去第勞辱之而已而君遭其困顧不獲遷延數寒暑聞其身以待公論大明之日俾國得盡其才用士得盡瞻君子之有

爲也悲夫悲夫余於辛卯會試分校得君四年而余歸遂不見君余所論詩古文法君聞之獨喜君詩尤蒼鬱勁厚得古人意士立身如君誠不待善詩乃貫然觀其詩亦足以信其人矣余昔聞君喪既作詩哭之今得其集乃復爲序以發余痛云

以傳體爲序言終贊然于近讀滇南文畧中識侍御文頗多率皆蒼整拔俗今觀此序乃知其法得自姬傳然面目仍不同也知侍御之能自立矣

程綿莊文集序

鼐往昔在京師聞江寧有程綿莊先生今世一學者也乾隆庚戌余來主東山書院則綿莊已死求所著書亦不得見今歲楊存齋令君乃持綿莊集見示遂獲卒讀乃究論曰孔子之道一而已孔子沒而門弟子各以性之所近為師傳之眞有殊異交爭者矣況後世不及孔子之門而求遺言以自裔於聖緒墜絕之後者與其互相是非固亦其理然而天下之學必有所宗論繼孔孟之統後世君子必歸於程朱者非謂朝廷之功令不敢違也以程朱生平行己立身固無愧於聖門而其論說所闡發上當於聖人之旨下

合天下之公心者爲大且多使後賢果能篤信遵而守之爲無病也若其他欲與程朱立異者縱於學有所得焉而亦不免賢知者之過其下則肆焉爲邪說以自飾其不肖者而已今觀綿莊之立言可謂好學深思博聞强識者矣而顧惜其好非議程朱蓋其始（洞見學術無弊可觀）厭惡科舉之學而疑世之尊程朱者皆束於功令未必果嘗於道及其久意見益偏不復能深思熟玩於程朱之言而其辭遂流於詖陷之過而不自知近世如休寧戴東原其才本超越乎流俗而及其爲論之僻則過有甚於流俗者綿莊所見大抵有似東原東原晚以修四庫書得官禁林其書亦皆刻行於世而綿莊再應徵

再卒不用而歸老死其所撰著雖有舊本不傳於世將遂泯沒斯則所遭或幸或不幸也綿莊書中所論周禮爲東周人書及解六宗辨古文尙書之僞皆與鄙說不謀而合若其他如解易詩所論則余未敢以爲是其文辭明辨可喜固亦近世之傑而爲人代作應酬文字則不足存錄後有得綿莊書而觀之必有能取其所當取者嘉慶十五年十二月廿八日姚鼐序

中閔批摘隱微最當最切

○復劉明東書

師令君差至得寄書並詩、欣慰欣慰、以賢主人爲依歸○可謂得所矣○處幕中以謙愼韜晦爲要○自與默默用功不相礙也○見贈五言排律、句格頗雄○此是長進處○但於杜公排律布置局格開闔起伏變化而整齊處○未有得也○大約橫空而來○意盡而止○而千形萬態隨處溢出○此他人詩中所無○有惟韓文時有之○與子美詩同耳○白太傅及朱竹垞、皆刻意作排律之人○而不得此妙○吾豈敢便以責之明東哉○然作詩心之所向○必須在此○否則止是常境耳○又明東所用故事○都不精切○止是隨手塡入○姑摘其一聯○誌公謂徐陵天

上石麒麟。豈可易。石爲玉。又陵官非學士。學士唐乃有此官耳。公孫宏與陵於鄰人絕不似止十字中而病痛已四五處。前所論在

此真始來人語病所古文之變亦是如此

詩境大處勤心深求忽然悟入或半年便得或一年乃得又或終身不得後所論在詩律細處精意讀書可以必得然非數年之深功不能前所論文章之虛故可速而不可必後所論乃學問之實故可必而不能速如近世顧亭林非有得於詩家之妙而其用事郤精切之至。緣是學問人故能於此偏得其一二者俱能功到方是卓然成家之作。二者得一。亦可謂佳。但非其至。二無一得便是今日草頭名士之詩。吾恐明來陷入其中故須爲詳言之耳。吾於

下一月必回家去、料朔東歲末亦必歸家、必過城中得一晤也、蘄寒、珍重千萬

此書言詩境細大兩處可謂度盡金針

復蔣松如書

久處閭里。不獲與海內賢士相見。耳目爲之瞶霧。冬閒舍侄浣江、寄至先生大作數篇。展而讀之。若麒麟鳳凰之驟接於目。欣忭不能自已。聊識其意於行間。頗猶恐頌歎盛美有弗盡。而其頗有所引繩者。將懼得罪於高明。而被僭妄專輒之罪也。乃旋獲惠賜手書。引義甚謙。而反以愚見所論爲喜。於是竊益俯而自慚。而又以知君子之衷。虛懷善誘。樂取人善之至於斯也。竊與先生雖未及相見。而嘗知愛之誼如此。得不附於左右。而自謂草木臭味之不遠者乎。心乎愛矣、何不謂矣、倘有所欲陳說於前者。願卒盡其愚

焉自秦漢以來諸儒說經者多矣其合與離固非一途逮宋程朱出實於古人精深之旨所得爲多而其務求文辭往復之情亦更爲曲當非如古儒者之拙滯而不協於情也而其生平修己立德又實足以踐行其所言而爲後世之所嚮慕故元明以來皆以其學取士利祿之途一開爲其學者以爲進趨富貴而已其言有失猶奉而不敢稍違其得亦不知其所以爲得也斯固數百年以來學者之陋習也然今世學者乃思一切矯之以專宗漢學爲至以攻駁程朱爲能倡於一二專已好名之人而相率而效者遂大爲學術之害夫漢人之爲言非無有善於宋而當從者也然苟大小

前七字此

之不分精麤之弗別是則今之爲學之陋且有勝於往者爲時文之士守一先生之說而失於隘者矣博聞强識以助宋君子之所遺可也將以跨越宋君子則不可也

三字 于來閱昔往之時獨賢

乘往昔在都中與戴東原輩往復嘗論此事作送錢獻之序發明此旨非不自度其力小而孤

此論一勝已復刻果將明昔而發生矣

而義不可以默焉耳先生胸中似有漢學之意存焉而未能豁然決去之者故復爲極論之木鐸之義蘇氏說集注固取之矣然不以爲正解者以其對何患於喪意少遠也至盍成見褒之集注義甚精嘗先生易爲駁之哉朱子說誠亦有誤者而此條恐未悞也望更思之

鍼貶時病大聲疾呼尤妙在論適持平不至畸輕畸重

○○答蘇園公書

吳世兄至、接讀手書、並得快讀大作之全、壹慰無量、大抵高格清韻自出胸臆而遠退古人不可到之境於空濛曠邈之區會古人不易識之情於幽邃杳曲之路使人初對或淡然無足賞再三往復則爲之欣忭惻愴不然自已此是詩家第一種懷抱蓄無窮之義味者也以言才力雄富則或不如古以言神理精到眞與古作者並驅以存詩家正統譬如司馬氏立國江東縱不能克復中原然必不與否虎通聘者也其間五古五律最多妙製次則七律七絕四言及歌行排律備體而已應制館課之屬雖悉刪刈可也雞

此境殊不易到其文亦不出於溟自成一種

以硃筆閱識頗嚴是閱古人不相識者詩集之法非閱同時人詩之法然千載之論竊謂已定於此使吾兒生得聞之不愈於後世楊子雲乎

一湧而出神來情來

方恪敏公家傳

方恪敏公諱觀承字遐穀桐城人也而居於江寧桐城方氏自明以來以文學名數世矣而亦被文字之累公之祖工部都水司主事諱登嶧考中舍人諱式濟皆以累謫黑龍江公時尚少與其兄待詔觀永歲往來塞內外以營菽水之奉奔走南北徒步或數百里數年祖考皆歿公益困然於其間厲志氣勤學問徧知天下利病人情風俗所當設施遂蓄爲巨才矣平郡王福彭嘗知之雍正十年平郡王爲定邊大將軍征準噶爾即奏爲書記詔賜中書銜以往在軍營規策畫歸補中書舍人乾隆初入軍機處累遷吏

部郎中。出為直隸清河道、直隸布政使、擢浙江巡撫、乾隆十四年、
遂授直隸總督、自是居直隸二十年。中惟西疆用兵暫署陝甘總
督。籌軍餉半年即返。公性明於用人、一見與語、即能知才所堪任
授之事。隨難易緩急委寄必當。及公歿而為督撫有名者若周元理
李湖等凡十餘人、皆宿所拔於守令丞尉中者也。直隸為天下總
匯之區、人事糅雜紛擾、不易靖。乘輿歲有臨幸往來供張、而公
在任、又值西征軍旅之興、所過備置營幕芻糧、柔調桀悍、公處此
皆儲備精密、弛張得宜、卒未嘗少乏、而於民居無擾病焉。公自
為清河道至總督、皆掌治水直隸之永定河、故無定河也。其遷移

靡常。不可以一術治。不可以古形斷。公洞徹地勢。相時決機。或革（此事似須實敘以爲後法）。或因或濬或障。其於河務前後數十疏。從之輒利。純皇帝每歎其籌永定之爲善。非他人孰成法者所能及也。磁州（次官其斷獄）。有逆民爲亂。公擒治定斬絞罪十人。餘皆釋。上疑公寬縱。廷寄嚴責者數。公執不易。詔令九卿軍機訊獄。乃知公所定之當。上益以賢公。公素勤於學。工爲詩及書。乾隆初嘗舉博學鴻詞。以平郡王監試嫌。避不試。仕宦數十年。署中未嘗設劇。公事之暇。即執書讀之。嘗偕秦文恭公輯五禮通考。所著直隸河渠書百三卷。詩集十三卷。其餘雜記直隸事又數十卷。及沒。家無餘財。而有書

數十笈於桐城及江寧。皆建家祠。置田以養族之貧者。兄弟相愛甚。遺命與兄待詔同葬一山。公在時已加太子太保。其薨在乾隆三十三年八月、年七十一、　賜祭葬及謚、祀於直隸名宦祠、及賢良祠、娶劉夫人、公五十而未有子。撫浙時、使人於江寧買一女子。公女兄弟送之至杭州。擇日將納室中矣。公至女兄弟所見詩冊有相知名、問知此女所攜其祖父作也。公曰吾少時與此女子祖以詩相知。安得納其孫女乎。即還其家、助資嫁之。公年六十一矣。令與太夫人乃生子維侗。既孤、

純皇帝以公故、賜為中書舍人、成乾隆庚子恩科進士、今復為向

書總督繼公後。

姚鼐曰。唐時凡入史館者。必令作名臣傳一。所以覘史才。今史館大臣傳。率抄錄 上諭吏牘。詞以避黨仇譽毀之嫌。而名臣行績。遂於傳中不可得見。然則私傳安可廢乎。余讀 國史方宮保傳。爲之憮然。今尚書將修族譜。請敘恪敏公事。遂次其傳。公功在天下。還女小事。然世稱公後之大興者。斯亦有助焉。故並書之傳末云。

方恪敏公一代大人物。其傳亦不滿千字。而公之爲人自見。然亦只舉其大綱。以其目詳見 國史可互參也。若第以此傳則

公之實迹多淹沒矣予嘗有文論之今不具錄

光祿大夫東閣大學士王文端公神道碑文并序

公諱杰字偉人王氏先世由山西洪洞遷陝西韓城居五世至石
門縣主簿諱廷詔公之考也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東閣大學士公
妣吳太夫人生三子長濟仲徹公爲季端凝好學見於幼稚長以
拔貢生得敎諭未任遭父喪服終貧甚爲書記以養母所居蘇府
尹文端公繼善陳文恭公宏謀之爲江南督府時也兩公皆名知
人而拔賢公謂爲正士乾隆庚辰恩科中鄉試次年恩科中
會試殿試讀卷官進列第三
純皇帝親拔爲第一引見風度凝然上益喜授翰林院修撰由

修撰、四轉得詹事府少詹事、日講起居注官、直南書房、旋留內閣學士、歷工刑禮吏四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母喪回籍、在籍擢兵部尚書、爲 詔服闋赴職、充經筵講官、賜紫禁城騎馬、上書房師傅、直軍機處、乾隆五十一年正月、拜東閣大學士、公爲人廉靜質直、誠於奉職、其居位與和珅同列、公以大體接之、不爲壯頗悻悻之事、而遇所當執、終不與和珅附（此層易知）、公素行無疵瑕、純皇帝知公深、和珅雖厭公、亦不能去也、如是數年、及今上臨政、公意益得發攄矣、然公嘗念大臣所當爲者、非詰於所（此層人不易到惟子居有之）能言、獨居意嘗邑邑深念而不怡、蓋公之心、人不能具識、而至其（蓋非學者亦聞此意）

入陳禁陛禪益朝廷者又非人所得聞故不可得而述也嘉慶七年公以老病乞休詔予在籍食俸加太子太傅御製詩送之有云直道一身立廊廟清風兩袖返韓城茲足以盡公生平矣嘉慶九年公與夫人八十歲又有御詩及頒賜諸物公季冬入都謝恩留至十年正月十日薨於京邸命榮親王奠醊賜銀二千兩治喪又賜祭葬贈太子太師祀賢良祠謚曰文端公爲乾隆庚戌科會試總裁官又嘗爲湖南浙江江西考官一督福建學政三督浙江學政所進多佳士其於門下士相愛甚篤然未嘗少涉私引掖之必爲君子而已夫人程氏子四主事琛時監生塤時武

選員外郎堉時廙勝生埉時孫九人公葬於蘇城北原既立神道之碑乃刻銘曰

科第士首爵位朝碩德器優優以居無作大臣之度遠思邈邈去名釋功匪矯以激事賴其休物被其澤惟其志宏歉而不懌天子知之降乎識赫著厥儀形紫光之閣顧思德音公逝冞作過墓思敬瞻此窆石

通體不書一事而公之為正人為賢宰相自見其後惲子居法之以碑藏文端公而波瀾較潤矣

○吏部左侍郎譚公神道碑文并序

公諱尚忠、字因夏、南豐譚氏、其先世多聞人矣、及公成乾隆辛未科進士、授戶部主事、三徙爲山西道監察御史、出爲福建興泉道、又入爲刑部員外郎、再出爲廣東高廉道、三遷至安徽巡撫、降福建按察司、再遷至雲南巡撫、入爲刑部右侍郎、調吏部左侍郎、嘉慶二年十一月念八日薨於位、公之在戶部也、嘗司寶泉局、及高宗純皇帝察局中事、惟公無纖毫私、衆在興泉時、以洋行事例降官、而　上又察知其不汙、故復進用、其在封疆爲大吏、室中淡如寒士、遇屬員甚有禮、藹然親也、獨不能少入之財利、天下論吏

清儉者必舉譚公爲首然公遇事奮發則執誼不可回其爲安徽巡撫以忤和珅致降爲福建按察使在福建復屢以事與督撫爭至督撫同官事尤相牽而爲撫者每委曲以就督公在雲南獨能持正義之且謂曰公自爲其德吾自任其怨可也其手采峻厲如此故公雖和平廉潔而非煦煦曲謹者也其敎子有曰人當先約其身身約則心約心約則事不踰閑然後可以擴充爲有本之事功矣故公所至興利除害必究其原委曲折之盡則斷然行之使所涖必蒙其澤而後已去則民多涕泣送之

高宗純皇帝嘗稱爲正人可任事

今上亦飭正之而公遽沒矣公在安徽鼐主敬敷書院時接談讌（集中有五簋約文）食設五器而情厚有餘及聞公罷而悲今又十年矣公子光祚以庶吉士改禮部主事自京師移書至曰先君既葬矣而碑未立某夙奉公教宜爲文至其家世及夫人子姓之詳則編修陳用光誌之矣故不具銘曰

公居士林文學愔愔接物以情不爲阻深秉節當官蔑敢私干進者宜之退者弗怨歷涵及遐隴坻海嶠擿抉姦蠹老孺鼓笑晚爲侍從公望在衆殂未及登刊石載頌

元明以來爲碑誌者皆有一定排格自姓名歷履事迹心術以

至族出子姓皆須備書故誌人之大物者卒不能簡潔至先生
始以鎔鑄出之一切皆不必備而總以一段該括其全于文家
可云逸品而不可云正宗蓋方望溪家法如是使錢竹汀先生
見之當益致不滿矣

○博山知縣武君墓表

直[illegible]此事[illegible]起

乾隆五十七年當和珅秉政兼步軍統領遣提督番役至山東有所詗察其役攜徒眾持兵刃於民間淩虐爲暴歷數縣莫敢何問至青州博山縣方飲博恣肆知縣武君聞即捕之至庭不跪以牌示知縣曰吾提督差也君詰曰牌令汝合地方官捕盜汝來三日何不見吾且牌止差二人而率多徒何也即擒而杖之民皆爲快而大吏大駭即以杖提督差役劾奏副奏投和珅而番役例不當出京城和珅還其發使易於是以妄杖平民劾革武君職博山民老弱謁大府留君者千數卒不獲然和珅遂亦不使番役再出當

何等膽保

時苟無武君阻之其役再歷數府縣爲害未知所極也武君雖一令而功固及天下矣君諱億字虛谷偃師人乾隆四十五年進士其任博山縣及去官才七月而多善政民以其去流涕君自是貧常於他縣主書院讀經史考證金石文多精論明義著書數百卷今上在藩邸聞君名及親政召君將用之而君先卒矣君卒以嘉慶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年五十五余與君未及識第聞其行事讀所著述今遇君子穆淳於江寧爲文使歸揭諸墓上君行足稱者猶多而非關天下利害茲不著嘉慶十八年二月桐城姚鼐表

只表一事嚴潔之至

廣西巡撫謝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啟昆字蘊山世居江西南康之蘇步公後徙居南昌南郭乃以蘇潭爲自號云公於乾隆二十五年庚辰科會試中式次年

殿試以朝考第一名選庶吉士年二十五乾隆三十一年授編修既而充國史纂修官日講起居注官出爲鎮江府知府又知揚州府寧國府擢授江南河庫道浙江按察使山西布政使調浙江布政使

今上親政命爲廣西巡撫凡三載嘉慶七年六月乙丑終於位年六十六公爲知府時即明決於吏事所持堅正上官雖異意而不

能奪。屢以善績稱於江淮矣。及爲藩司。其時各省官帑多缺。或公私相習。閱歷數官。前後掕倚。所虧愈多。不可補復。公持身廉潔。而智能究。郡縣利病之多寡。立法以其贏絀相補。任使盡其能。操縱當其時。故蒞不數年。無造怨於吏民。而能完久虧之額。他人或欲效公所爲。輒中窒而不能遂。故公爲藩司多美政。而世尤稱公理財爲最善。及至廣西。内治吏民。外撫夷獠。築湘灕之隄以爲民利。民呼曰謝公隄。又嘗興學校。飭營伍。文武皆懷愛之。其卒也。以盛暑步禱雨致疾。 上聞甚悼惜。賜金治喪。又 詔賜祭葬。其後廣西士民呈於大府。請以公入祀名宦之祠。公自少本以文學名。博

聞強識尤善為詩其才宏贍精麗兼具唐宋名家之體所為樹經堂集若干卷雜古文四卷西魏書若干卷小學考若干卷晚成廣西通志若干卷則士謂公文學吏治蓋兼存於其中焉曾祖諱茂偉祖諱希安考諱思薦皆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妣皆贈夫人公娶某縣李夫人生女繼娶某縣劉夫人生子學增候補主事公先卒側室四盧孺人生子二學崇嘉慶壬戌科進士庶吉士學坰候選府同知女一衛孺人生子學培候選府同知曾孺人生女三高孺人生女一公在翰林時為乾隆庚寅　恩科河南鄉試正考官辛卯會試同考官多得賢才其最著者巡撫會稽陳大文布政使歷

城方昂以吏績名而檢討曲阜孔廣森以文學顯其在浙舉孝廉方正亦多名士生平重交遊獎氣類居廣西作懷人詩數十篇首其座師大興翁學士方綱次桐城姚鼐也遺命其子必使鼐為墓銘嘉慶　年　月　日學崇葬公鼐為銘曰

儒者之風退然其中剛果有能作吏見功北旬汾洮南及嶺嶠浚而民思生被其曜惟其多才文武惟試講藝賦詩異於俗吏帝褒良績天祐厥家妥奉柩居銘幽詔遐

只着意寫其為藩司時補斛一節筆力亦盤折入古

贈文林郎鎮安縣知縣婺源黃君墓誌銘并序

婺源之黃邨有孝子曰黃君樊字㬚侯君之祖曰大珙考曰鴻其祖以上蓋嘗富矣至其考而大落兄弟皆無以生遂爲幕客於蜀中去時君數歲十餘年不通問君冠乃走蜀求其父備經艱困得見於重慶父已病風痺矣君乃於重慶一石逵中以課童爲養踰年父終無資不能以喪歸始其來得巴縣江北地爲義阡及歿君遂葬之於巴成塚立碑而去依其世父來蔑其世父亦死君自是流離漂泊於川東西無不至嘗於峩眉羅嶺中值大雪迷道入無人地飢不能行自分必死忽一丈夫至予之菽麥餅數枚曰竟此

可以至通路矣由是得生遇欲商謝氏素知君孝延爲童子師卒從謝氏得東下江南至蕪湖君時年已六十矣始娶婦於蕪湖顏氏而洞歸發源其母程孺人已前卒祖以下猶有持功親六人未幾諸要君拮据管其喪葬其妻顏孺人亦賢女與同居傲屋忍飢寒而樂爲善僅一子能讀矣則課之甚嚴如是十餘年子煇以拔貢生入鄉廷試特命爲陝西知縣遂以鎮安縣知縣 覃恩封君及顏孺人煇乃請養以歸歸後又三年爲乾隆四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君卒年九十有六又後二十一年爲嘉慶八年正月十九日顏孺人卒年八十有六嗟乎如君生平所遭困阨且數十年

使覽隕覆或雖不死而無後則世亦無由知君矣而卒於我述之後得妻子身以上壽終者天之欲表潛德也夫天且章之而況於人乎君子煇以　年　月　日　姚鼐爲之銘銘曰

陟山泝水求親萬里以瀕於死身危家圮茹荼若醴卒以有子升爲命士述之可睎揚之無旣

情事甚多只如一筆寫去有人前文

○○中憲大夫雲南臨安府知府丹徒王君墓誌銘 幷序

君諱文治，字禹卿，丹徒人，自少以文章書法稱於天下。中乾隆二十五年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爲壬午科順天鄉試同考官，癸未科會試同考。其年，御試翰林第一，擢侍讀，署日講官。旋命爲雲南臨安府知府，數年，以屬吏事鐫級去任。其後當職復官，而君厭吏事，遂不復就官。

高宗南巡，至錢塘僧寺，見君書碑，大賞愛之。內廷臣有告君、招君出者，君亦不應。君之歸也，買僮，教之度曲，行無遠近，必以歌伶一部自隨。其辨論音樂，窮極幽渺。客至君家，張樂共聽，窮朝暮不倦。

海內求君書者歲有餽遺率費於聲伎人或諫之不聽其自喜顧（此為奇之又奇也止見作者妙而已中無痕迹）彌甚也然至客去樂散默默禪定夜坐齋未嘗至席持佛戒日食蔬果而已如是數十年其用意不易測如此君少嘗渡海至琉球琉球人傳寶其翰墨為文尚瑰麗至老歸於平淡其詩與書尤能盡古今之變而自成體君嘗自言君詩字皆禪理也余與君相知既久嘉慶三年秋過丹徒訪君君邀之渉江風雨中登焦山東昇閣臨望滄海邈然有蟬蛻萬物無生之理自是不復見君今君家來訃以嘉慶七年四月二十六日趺坐室中逝矣妻女子孫來訣不為動容問身後事不荅然則君殆莊生所謂遊方之外與造物

爲徒者耶著作文藝雖工妙特君寄迹而已況其於伎樂遊戲之事乎君年七十三夫人黃氏生子槐慶女四孫男六將葬君鼐爲之銘以代送葬鼐爲王氏秀山所表其君世矣故不復述銘曰

茫乎其來何從乎芴乎其往何終乎嗟吾禹卿乎生而燕樂與世同乎名表於翰墨之叢乎骨蛻於黃壤之宮乎脩乎寥乎混日月之光而遊天地之鴻蒙乎

夢樓一代畸人此文最寫得出銘尤神妙令人飄飄然仙

○中憲大夫松太兵備道章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攀桂字華國一字淮樹先世自建州浦城數遷而居桐城十餘世至君祖諱紹七考諱天祐皆以君貴贈中憲大夫君歷仕甘肅渭源知縣武威知縣江南鎮江府知府江寧府知府蘇松督糧道松太兵備道其在甘肅年甫三十强果任事獲人逋巨盜總督特奏其功引見

純皇帝甚器之命擢同知總督未及擢 上已特命知鎮江府旋以才優調首府君博知天下利病所涖官興廢多得宜而尤明於地形勢

純皇帝與蹕巡狩始皆自鎮江陸行至江寧詔改通水道大吏使君相視成初謂昔吳陳勲鑿句容破岡瀆下達毗陵六朝因之隋始廢今可復也君往來察之以爲句容茅山岡石巨勢高鑿之極難縱成瀆非閘不可儲水其勞費無已不若從上元東北攝山下鑿金烏珠刀鎗河故道以達丹徒工力省而後修易可永爲利大吏如君議上奏令君監修君鑿瀆百里旣成謂之新河 御舟行甚安而數十年至今商民率避大江之險行新河君之力也
純皇帝嘉其能故君方以糧道被吏議而 上巡至即以松太授君君好士獎善樂施乎自鎮江江寧及至松江與理書院撫恤嫠

困人多賴之乾隆五十年安徽大旱桐城尤甚君時在松太閒之出萬金以救飢者又以糴穀以振必騐昃市價乃先於他處購山芋玉米數千石運至所全活無數既而又為疫死者葬埋君平生惠閭里族黨之事甚多而茲其最巨其時君姚黃太恭人里居哀飢者多所救恤君迎養不肯往遂請告歸太恭人時健甚然逾年遂卒人謂早去官而獲送終亦其孝也自是君不復仕或居里或居金陵居金陵時兼主鍾山書院錢塘袁子才於金陵城中作園林甚盛麗丹徒王禹卿時來遊與君皆有聲伎三君每召聚賓客遊讌樂亦與焉然君及禹卿皆內耽禪悅事佛甚精子才時譏之

二君不以易也六七年間子才先亡衆歸俄聞禹卿喪今又失君矣余悵然寂處追思昔遊一往眞如夢幻然則二公之歸心釋氏庸爲過乎君卒於金陵豫刻期辭交好以嘉慶八年十二月二日卒年六十八嘉慶十年六月一日葬於懷寧西馬鞍山之北娶夫人先後皆吳氏子維極候補知府維桓乾隆己亥科舉人兵部武選員外郎女二孫四子才禹卿之卒衆皆銘其葬矣今君子請銘誼不可辭銘曰

趨世工而建有功植財豐而能濟窮生也憂樂與世同超然一往遊虛空書其可稱以飭終參乎趣稱誰能窮

首重寫其明於地形勢中寫其爲惠鄉里後寫其聲伎禪悅餘
詞括盡生平却只落落數語故妙